

# 人物传记

## 《丁道尔小传》

### 第九章 丁道尔终于被人出卖

到了一五三四年，不少英国有权势的人都恨不得把丁道尔追擒到手。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包括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官多马摩尔，和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John Stokesley）。他们所下达的形形色色的追捕令送达欧洲各地。他们所差遣的密探千方百计地搜集丁道尔的资料，刺探他的住处和踪迹，及打听他所交往的是何等人士，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他。他们所搜集的情报非常详尽，细微至连丁道尔的身体特征和服装，也不漏过。

一五三四年春天，丁道尔正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一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Thomas Poyntz）的家里。这位多马波音兹是丁道尔在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任家庭教师时女主人窝尔士夫人（Anne Poyntz）的亲戚。在多马波音兹悉心照料下，丁道尔有安定的生活，不必四处奔波逃亡。他也能更专心致意于翻译圣经的工作。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危机——随时被人发现他的踪迹。

一五三五年夏天，安特卫普这个市镇，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腓力普斯（Henry Phillips）。腓力普斯的父亲理查德腓力普斯（Richard Phillips）住在多塞特（Dorset），曾三度出任英国国会议员。腓力普斯在家中排行第三，曾于一五三三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民法（Civil law）。腓力普斯具有一定的才干，又受过高等教育，前途本来无可限量。然而他却不自爱；当他父亲托他把一笔款项捐到伦敦交给某人时，他竟把该笔巨款赌得清光，有负父亲的托付。从此他失去父亲的信任。之后，他离家出走，流落他乡。三年之后，在一五三六至三七年的冬夏之间，他从欧洲大陆写了一封悔悟的信给他父亲，说他经济困难，陷于绝境，若双亲不肯原谅他和不肯接济他，他唯有自尽一途可行。

他的父母闻讯，紧急汇一笔款到欧洲接济腓力普斯；但是挥霍成性的腓力普斯回到英国京城伦敦之后，已花尽了父母汇来的盘缠，不敢回到家乡多塞特，去与父母团聚。当腓力普斯一文不名、走投无路的时候，英国谍报部门物色到他，把他吸收为英国的奸细，认为素来不干净的他，是擒拿丁道尔最合适的人选。

腓力普斯出任英国密探之后，衣着光鲜，有仆役随身服侍。由于他出手阔绰豪爽，他很快地打入了安特卫普英国商人的社交圈子。此时丁道尔住在该地著名英国商人多马波音兹家中，腓力普斯很快地就在商人的聚餐场合上，认识了他的猎物丁道尔。丁道尔为人真挚热诚，对人提防不足，没有多久，他就邀请腓力普斯到多马波音兹家中用膳，他甚至曾请腓力普斯留下来住宿过夜。

由于腓力普斯不久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丁道尔作为老校友，喜欢听到有关母校的一些轶闻。在信仰方面，腓力普斯又冒充一个更正教徒，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丁道尔缺少警惕心，对腓力普斯也就毫不防备，深信不疑。但是多马波音兹就起了疑心。令多马波音兹怀疑的一点，是腓力普斯查询许多贵重物品的价格，但从未认真地、确实地购买。此外腓力普斯又打听安特卫普许多英国商人的生活细节；但当别人探询腓力普斯一些切身的问题时，他总是闪烁其词。最启人疑窦的，是腓力普斯的资金来源不明。尽管多马波音兹不很信任腓力普斯；丁道尔对腓力普斯却绝对信任。波音兹一家人无法可施，只好把这些疑问搁在一旁。事实上，多马波音兹有许多生意要打理，无暇全时间照顾丁道尔的人身安全。

一五三五年五月中旬，多马波音兹要到邻近的地方巴若斯（Barrois）接洽生意，估计会离开安特卫普一个多月。

多马波音兹一离开安特卫普，三、四天后，腓力普斯就通报离安特卫普二十四英里之遥的布鲁塞尔（Brussels）法庭，欲彼等派人来逮捕丁道尔。

腓力普斯首先来到波音兹家里，问波音兹太太，丁道尔是否在家。当他得知丁道尔在家时，就把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执法人员安置在街上和门外。等到中午时分，他才登门找丁道尔，向丁道尔借款四十先令，说他今早在途中丢失了钱包。丁道尔于是将四十先令借给腓力普斯。这对丁道尔来说，是很自然的事，他只要有钱，都肯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奸诈阴险的世界上，丁道尔是单纯的和无经验的。

腓力普斯接款之后，就邀请丁道尔共进晚餐；丁道尔则说，不，今晚是我宴请你，我能与你共享晚宴，荣幸之至。晚饭时间到了，丁道尔与腓力普斯一同离开波音兹住宅；住宅前面是一条狭长的通道，不容两人并肩而行。丁道尔让腓力普斯先行；腓力普斯表现得很谦让，坚持要丁道尔先行。矮小的丁道尔也就走在前头，高大俊美的腓力普斯则殿后。两个守候的法庭人员一看到腓力普斯用指头指向丁道尔的头，就下手逮捕了丁道尔。

腓力普斯被英国天主教收买，有英国的政治背景；但要在安特卫普下手逮捕丁道尔，他又寻求当时辖管比利时、荷兰一带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帮助。查理五世的法庭，以散布异端思想的罪名，把丁道尔囚禁在离安特卫普十八英里之遥的菲尔福特城堡（Vilvorde Castle）。菲尔福特城堡建于一三七四年，是仿效法国的巴士底（Bastille）监狱而建，防卫森严。

丁道尔被捕之后，在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英国侨民的人身侵犯。商人们认为，丁道尔所从事的是圣经的翻译工作，并非滔天大罪；在未受警戒之前，又不给丁道尔机会解释，就贸然把未入罪的丁道尔予以囚禁，这种行径不啻是绑架。这些英国商人不停地写信给布鲁塞尔的法庭；而在英国本土，也有不少人直接写信布鲁塞尔的英国商会，请求他们尽速营救丁道尔。

营救丁道尔最力的是接待丁道尔到他家里住的多马波音兹。很多安特卫普的英国商人，提醒多马波音兹要去拜托当时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巴若斯勋爵（Lord of Barrois），恳求勋爵搭救丁道尔。多马波音兹在阿兴（Achon）找到巴若斯勋爵；巴若斯勋爵读了申诉的信件，面有难色。他说，不久前，他有不少比利时同胞在英国的斯密士菲尔德（Smithfield），因是重浸派，被活活烧死，当时他有心营救，但束手无策。他接着说，丁道尔既是一个重浸派，要营救他，难度很大；不过，不论丁道尔犯的是什么罪行，若是英国有头有面的人物出头，要求释放丁道尔，照理比利时这边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只是，我正动身要往马斯瑞克特（Maestricht）去，我到那里会将几封我写的求情信交给你。多马波音兹于是从阿兴，追随巴若斯勋爵十五英里路程，在马斯瑞克特取得巴若斯勋爵写给英王的宠臣多马克伦威尔爵士（Sir Thomas Cromwell）的信件。

多马克伦威尔作出迅速的反应，派出特使多马特奥波得（Thomas Theobald）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实地调查丁道尔被拘捕的始末。一五三五年七月，多马特奥波得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向多马克伦威尔汇报了他在现场所调查到的情况和所搜集到的一些背景资料。

一个月过去，多马波音兹听不到英国那边的回音，就亲自动身到英国去。到英国后，多马波音兹于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他哥哥约翰波音兹（John Poyntz），拜托他运用一切关系，救丁道尔脱离牢狱之灾。约翰波音兹是英国埃塞士（Essex）郡的北奥肯顿（North Ockendon）的庄园主。约翰波音兹

和英王亨利八世宫廷中的人素有往来；多马波音兹寄望他哥哥透过宫廷关系，向英王施加压力。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留在英国，四处奔波，甚至自己的生意受亏损，他也毫不顾惜。

一五三五年八月底，多马波音兹的一连串努力，终于有了眉目。多马克伦威尔爵士晋见亨利八世时，正式谈到丁道尔在欧洲被捕的事情。九月初，英国政府写了两封信给布鲁塞尔的政府当局，要求彼等释放丁道尔，其中一封信交给多马波音兹亲身由英国带到布鲁塞尔。九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两封信由不同的途径送达布鲁塞尔的法庭。十月间，多马波音兹守候在布鲁塞尔静候佳音。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丁道尔将不日获得释放。

在这一点上，多马波音兹再次低估了腓力普斯邪恶的势力。当腓力普斯听到多马波音兹要领回丁道尔；腓力普斯心想，这样一来，我出卖丁道尔的阴谋计划岂非完全被粉碎？腓力普斯为了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就反咬多马波音兹一口，说多马波音兹是马丁路德的同路人，说这类号称改革派的邪教徒没有资格代表丁道尔。腓力普斯并正式控告多马波音兹，说多马波音兹身为安特卫普的居民，却充当丁道尔的同党，具有丁道尔同样的异端思想；又说多马波音兹一切的努力和游说，都是个人行为，与别人毫无关系。结果，多马波音兹被牵连，失去自由，被交给两名士兵看管。一五三六年二月底，多马波音兹乘着看守松懈的时候，潜逃到英国。他失去在安特卫普的生意，中断了在欧洲的业务关系。他的妻子安娜（Anna Van Calva），是安特卫普本地人，不愿意到英国和丈夫会合，但她倒是取得了几个孩子的抚养权。可以说，多马波音兹为了营救丁道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终于在一五五一年歇息了自己的劳苦，回到天家。

审理丁道尔的检察长杜弗埃（Pierre Dufief），臭名远扬，以绝情和残忍见称。任何人胆敢挑战天主教的权威，杜弗埃必以毒辣的手段镇压。他热衷于搜捕和严惩一切他心目中的异教徒。杜弗埃向来不择手段地左右法官的判决，务求把异端者置之于死地。

虽然丁道尔始终难逃一死，但是天主教当局偏偏要玩假民主的把戏，让外界以为彼等对丁道尔的审判是公平的和合法的。他们向丁道尔提供一名律师和一名辩护士，却被丁道尔所拒绝。他厌恶这种假惺惺的民主把戏，他情愿为自己辩护。

丁道尔被关在监狱中，长达一年又一百三十五天。他曾在—五三五年秋天，写一篇短文《惟独因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他也没有忘记向狱卒传福音。因着他所释放的话语的能力，以及他所流露的真诚的生命，狱卒本人、狱卒的女儿，和狱卒的其他家属，都悔改归向了基督。他毫不畏惧地向控告他的人，以及向监狱里的囚犯传福音。他所作的美好的见证，和他所彰显的基督的品德，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在他们之间这样传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再也找不到好基督徒了。”

经过了多番的审讯，一直查不到丁道尔有致死的罪行；但是，陷害他的人仍然于一五三六年十月，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宗教会议上，把他定了死罪。受刑之日，丁道尔被解到刑场，被绑在木柱上，被刽子手活活绞死，再把他烧成灰烬。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从木柱上做出充满激情的呼喊：“主啊！求祢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